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戰國策

(二)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戰 國 策
(二)

國學基本叢書

戰國策(二)

卷十二

齊五

蘇秦上一本無二字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

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信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射矣矢非不鈔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遯於魏魏王身被甲底一作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一本非下強於趙也譬之管矢而魏弦機也藉力曾力下有於字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一本出下於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隊黃城故剛平之歿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也曾本無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

此六者而求伯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策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夫一無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事劉本作以衆強適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伯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僅靜而寡信諸侯。僅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損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蠱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伯。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曾本無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跼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

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齊燕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伯王也。劉本作去字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上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饌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集本作折轅曾本作析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迪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舉衝櫓。家雜繆。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患也。一作日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

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北比。一作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作惡。於

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

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

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一作牛。咎。一作劉。

咎作喜。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

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

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

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

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

者。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

衽。無席之之。無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之諸侯。可同日而致

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佚。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

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佚。無字。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一本以拒之。忠至

則趨。則趨一作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其

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其
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
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
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
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
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
身廣公宮。制丹衣。桂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
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坐
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曰。一無字。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下。而
魏將以已。一作禽。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
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戰國策

卷十三

齊六

齊負郭之民有狐狐咥者。續云古今人表狐爰師古曰正議閔王。斲之檀衢。百姓不附。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宗族離心。司馬穰苴爲政者也。續云子由古史以此爲閔王時事刪史記穰苴傳通鑑全引此段不入穰苴事殺之大臣不親。以故燕舉兵。使昌國君將而擊之。齊使向子將而應之。齊軍破。向子以興一乘亡。達子收餘卒。復振興燕戰。求所以償者。閔王不肯與。軍破走。王奔莒。淖齒數之曰。夫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王曰。不知。嬴博之間。地坼至泉。王知之乎。王曰。不知。人有當闕而哭者。求之則不得。去之則聞其聲。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以告矣。而王不知戒焉。何得無誅乎。於是殺閔王於鼓里。太子乃解衣免服。逃太史之家。爲漑園。君王后太史氏女。知其貴人。善事之。田單以卽墨之城。破亡餘卒。破燕兵。給騎劫。遂以復齊。遽迎太子於莒。立之以爲王。襄王卽位。一作立君王后以爲后。生齊王建。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尙何歸。

王孫賈乃一本添反字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三同集無此十一字有史記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書約之矢以射城中。

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亡。一作忿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知者不再

計。勇士不怯死。錢劉勇士不再劫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

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

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一本添齊字棄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

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募年之弊。即臣見公之不能待。錢劉一作待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

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百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

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弊旣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弊聊之民。距全齊之兵。基年不解。是

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以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者。不如罷兵休

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三本同一燕王字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

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曾無意者意者。字史記有。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續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剡也。世世稱孤寡。錢作寡人。與齊久存。劉作左。齊據右。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倣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桂枯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而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伍伯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知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曾無此三字。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續別有本。諸侯二字。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知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讀而去。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徵齊以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有老人涉菑水。曾一作水。而寒。出不能行。坐於

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有一本下之字。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

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續別本巖字作聲有貫珠者。續元初姓纂引戰國策齊有貫珠者，襄王

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何曰？劉曰：「嘉單之善，下

令曰：「寡人憂民之飢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

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

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

之相與語，舉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爲酒而

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曾一作惡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

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鬥，徐子之狗猶時攫公孫子之腓錢劉一作髀，而

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爲賢者狗，豈特攫其腓錢劉一作髀，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

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

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

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有一本下之字，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

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爲不善，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

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爲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軍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爲子之臣禮。吾爲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曾作始字。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城陽。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夜一作劇。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續云。能。下壘枯丘。續云。丘。音谿。古叶音晁。說苑同。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

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蓑。立則丈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云曰一作去。尚矣。歸

於何黨矣。

續別本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何黨矣。一葉音往。尚皆有平聲。黨亦當平讀。說苑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

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說苑作掖邑之奉。西有菑上

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馳聘。

說苑作聘

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

矣。明日乃厲氣循脩。

一作脩

城立於矢石之所。乃作及劉本作及枹鼓之。狄人乃下。

濮上之事。賢子死。章子走。盼子謂齊王曰。不如易餘糧於宋。宋王必說。梁氏不敢過宋。伐齊。齊固弱。是以

餘糧收宋也。齊國復強。雖復責之。宋不字。可不償。因以爲辭而攻之。亦可。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絕姓

劉添

名爲莒大史家庸夫。太史敫劉作女。奇法章之狀貌。以爲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之曾添字私焉。莒中及

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爲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爲王后。生子建。

劉作

太史敫曰。女無謀一作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劉下更有君王后三字。賢不以不節之故。失

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爲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如皇嘗

使使者。遣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知。而作別本能解此環不。君王后以小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

一作能

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誠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言。君王后曰。老婦已亡矣。君王后死後。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玉。使賓客入秦。皆爲變辭。勸王朝秦。不脩

攻戰之備。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立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

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與聞。一作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爲可。一作爲謀。卽

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

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

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夫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

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

秦。處之共松柏之間，餓而死。先是齊爲之歌曰：松邪柏邪，住建其者客耶？續史記松耶柏耶，住建其者客耶。

說王狂言，遂致失策，令建遷共，地里志河內有共縣，柏一古音逋。莫切。客一古音恪，古音亦叶。一史記歌云云，疾建用客之不詳也。齊以淳君之亂，一下添秦其後秦欲取

齊，故使蘇涓之楚，令三本同任固之齊。齊明謂楚王曰：秦王欲楚，不若其欲齊之甚也。其使涓來，以示齊

之有楚，以資固於齊。齊見有一作楚，必受固。是王之聽涓也，適爲固驅，以合齊秦也。齊秦合，非楚之利也。且

夫涓來之辭，必非固之所以之齊之辭也。王不如令人以涓來之辭，謾固於齊。齊秦必不合。齊秦不合，則

王重矣。王欲收齊以攻秦，漢中可得也。王卽欲以秦攻齊，淮泗之間亦可得也。

戰國策

卷十四

楚一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之。子象爲楚謂宋王。劉作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從齊而攻楚。未必利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五國約。劉作秦。曰。伐齊。昭陽謂楚王曰。五國曰破齊。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錢東。也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曰利。其心必營我。悉兵曰臨之。其心必懼我。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之韓。見公仲曰。夫牛闢之事。馬陵之難。親王之所見也。王苟無曰。五國用兵。請効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也。曰。曆於齊。齊之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則五國之事困也。

荊劉一無字。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一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曰。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

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曰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曰爲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奚恤與彭城君議於王前。王召江乙而問焉。江乙曰。二人之言皆善也。臣不敢言其後。一本下更有言其後三字。此謂慮賢也。

邯鄲之難。劉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曰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

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

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曰兩弊也。且魏分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有有劉知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

目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目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

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邯鄲拔。楚取睢澨之間。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曾下有字故爲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

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

目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

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人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曾作拔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曾作目目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曾劉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於安陵君曰：君無咫尺之地，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前，服何也？曰：王過舉而已。一作色不然，無目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目色交者，華落而愛絕。是目嬖女不敝席，寵臣不避軒。續不敝席，言不久之意，不避是敝字無疑，真語曰：女寵不弊席，男愛不盡輪，或出於此，軒輪相近。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目深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曾下有江乙曰：三字。願君必請從死，目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爲君道，至今未效。三同未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壹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

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而進曰。臣入則編席。出則陪乘。大王

萬歲千秋之後。願得目身試。錢劉試一作式。黃泉。蓐螻蟻。論曰。爲王先用。黃泉。爲王作蓐。以御螻蟻。策

藝文類聚引安陵君經。黃泉。驅螻蟻。新序作經。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爲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

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江乙爲魏使於楚。謂楚王曰。臣入竟。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

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城如是。臣等之罪免矣。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左右俱

曰無有。如出一口矣。

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請其宅。以下其罪。客因爲之謂。錢客因謂劉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之宅。臣願

之。昭奚恤曰。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一作不客辭而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

公。公何爲以故與奚恤。客曰。非用故也。曰。謂曾劉而不得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城渾出周。三人偶行。南游於楚。至於新城。城渾說其令曰。鄭魏者。楚之夷國。而秦楚之強敵也。鄭魏之弱。

而楚以上梁應之。宜陽之大也。楚曰。弱新城圍之。蒲反。平陽。相去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安邑不知。新城。

上梁。相去五百里。秦人一夜而襲之。上梁亦不知也。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故。故劉楚王何不

自新城爲主郡也。邊邑甚利之。新城公大說。乃爲具駟馬乘車五百金之楚。城渾得之。遂南發於楚。楚王

曾錢一無王果以新城爲主郡。

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以爭國。鄭申爲楚使於韓。矯曰新城陽人予太子。楚王怒將罪之。對曰臣矯予之以爲國也。臣爲太子得新城陽人。臣與公叔爭國而得之。齊魏必伐韓。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城陽人之敢求。太子不勝然而不死。今將倒冠而至。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不罪也。

楚杜赫說楚王以取趙。王且予之五大夫。而令私行。陳軫謂楚王曰。赫不能得趙。五大夫不可收也。一作得是賞無功也。得趙而王無加焉。是無善也。王不如以十乘行之。事成予之五大夫。王曰善。乃以十乘行之。杜赫怒而不行。陳軫謂王曰。是不能得趙也。

楚王問於范環。續史記作范蠡。一作范蠡。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一作吾相。一作甘茂。甘茂可

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如一作知事君。小不如一作知處室。曰苟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滑於越。而納句章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察瀨胡。而野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以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爲王鉅速忘矣。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眞大王之相已。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錢劉作陸。集作陸。之塞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楚強則秦弱。楚弱則秦強。此其勢不兩立。故爲王至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親。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之早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秦。一作秦。大王之明制。委社稷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聽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一作燕。代良馬橐他。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爲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挾強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弊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史記集劉下更有。與深謀三字。曾無。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

見勝焉。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今君曾作今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疋。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錢作秦。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曾一作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劉一作舫。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

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曾作陣。卒盡矣。有一本無。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攻大者易危。而民弊者

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

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一作角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弊。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

過一作本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開局。一作晉必不開。天下之匈。大王悉起

兵。集無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

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

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

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

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使

於此者。續史記此後有。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

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

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相秦。謂昭睢曰。楚無鄢郢。漢中有所更得乎。曰。無有。曰。無昭睢。陳軫有所更得乎。曰。無所更得。張儀

曰。爲儀謂楚王。遂昭睢。陳軫請復鄢郢。漢中。昭睢歸報楚王。楚王說之。有人謂昭睢曰。善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相。工陳籍。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是一作周。列縣畜我也。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儀曰。遂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之所行。有功名者。秦也。所欲貴富者。魏也。欲爲攻於魏。必南伐楚。故攻有道。外絕其交。內遂其謀。臣陳軫。夏人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爲王使齊交不絕。齊交不絕。儀聞之。其效鄢郢漢中必緩矣。是昭睢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係本華作章。不足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

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志。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月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曰。兵南鄉。葉公子

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師之聞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月一作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興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壹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吐。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瘳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盪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不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給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曾一無大字負雞。一本作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一作余悉一作患。無君乎。遂自弃於磨山。漢注引歷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

續漢李通傳論曰昔蒙穀負書不徇楚難注引戰國策吳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宮負離大之典浮江逃于雲夢之中云云苟利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葬於歷山也王乃大息曰此方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就一作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挾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戰國策

卷十五

楚二

魏相翟强死爲甘茂謂楚王曰。魏之幾相者。公子勁也。勁也。劉一無也字。相魏。魏秦之交必善。秦魏之交完。則楚輕矣。故王不如與齊約。相甘茂於魏。齊王好高人以名。今爲其行人請魏之相。齊必喜。魏氏不聽。交惡於齊。齊魏之交惡。必爭事楚。魏氏聽甘茂與樗里疾。質首之讐也。而魏秦之交必惡。又交重楚也。

齊秦約攻楚。楚令景翠以六城賂齊。一本下有以字。太子爲質。昭雎謂景翠曰。秦恐且因景鯉。蘇厲而效地於楚。

公出地以取。取一作收。別本作牧。齊鯉與厲且以收地取秦。公事必敗。公不如令王重賂景鯉。蘇厲使入秦。秦一本有

齊字。恐必不求地而合於楚。若齊不求。是公與約也。

術視伐楚。楚令昭鼠以十萬軍漢中。昭雎勝秦於重丘。別本丘作兵。蘇厲謂宛公昭鼠曰。王欲昭雎之乘秦也。

必分公之兵以益之。秦知公兵之分也。必出漢中。請爲公令辛戎謂王曰。秦兵且出漢中。則公之兵全矣。

四國伐楚。楚令昭雎將以距秦。楚王欲擊秦。昭侯不欲。桓臧爲昭雎謂楚王曰。雎戰勝。一本下有秦字。三國惡楚

之強也。恐秦之變而聽楚也。必深攻楚以勁秦。秦王怒於戰不勝。必悉起而擊楚。是王與秦相罷。而以本

無以字。利三國也。戰不勝秦。秦進兵而攻。不如益昭睢之兵。令之示秦必戰。秦王惡與楚相弊。而令天下。秦可以少割而收害也。秦楚之合。而燕趙魏不敢不聽。三國可定也。

楚懷王拘張儀。將欲殺之。靳尚爲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懷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懷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圖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翫麗好。翫習音者以懼從之。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爲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秦女。依強秦以爲重。挾寶地以爲資。勢爲王妻。以臨于楚。王惑於虞樂。必厚尊敬親愛之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懷曰。願委之於公。爲之奈何。曰。子何不急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爲用。子之子孫必爲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鄭懷遽說楚王出張子。

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敗一作欺已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曰。以張儀之知。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構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秦敗楚漢中。楚王入秦。秦王留之。游騰爲楚謂秦王曰。王挾楚王。而與天下攻楚。則傷行矣。不與天下共

攻之。則失利矣。王不如與之盟而歸之。楚王畏。必不敢倍盟。王因與三國攻之。義也。

楚襄王爲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

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追而問傳。傳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

便一作使。曾作便。

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

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

王曰。寡人之得求反。王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令一作今使來求地。爲之奈何。子良

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之。與之

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

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

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

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曾圈去以上二十二字

臣請西索救於秦。景

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

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

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

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弊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而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女阿謂蘇子曰：「秦栖」

栖別本作西

楚王危太子者，公也。今楚王歸太子南，公必危。公不如令人謂太子曰：「蘇子

知太子之怨己也，必且務不利太子。太子不如善蘇子，蘇子必且爲太子入矣。」蘇子乃令人謂太子：「太子復請善於蘇子。」

戰國策

卷十六

楚三

蘇子謂楚王曰。仁人之於民也。愛之以心。事之以善言。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事之以財。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王之大臣父兄。好傷賢。以爲資厚。賦斂諸臣百姓。使王見疾於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過於百姓。多賂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愛。亦非忠臣也。是以國危。臣願無聽羣臣之相惡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節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難於無妬而進賢。爲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數。爲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己廢。貴且使己賤。故人難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楚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楚王逐張儀於魏。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爲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爲臣；不信，王勿與爲約。」且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子待我爲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鄭襄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別本作黛黑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何爲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襄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鄭襄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土

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襄而觴之。張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於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吾固以爲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楚王令昭睢之秦，重張儀。未至，惠王死，武王遂立。張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不合也。儀貴惠王而善睢也，今惠王死，武王立，儀走，公孫郝甘茂貴，甘茂善魏，公孫郝善韓，二人固不善

睢也。必以秦合韓、魏、韓、魏之重儀。儀有秦而睢以楚重之。今儀困秦而睢收楚。韓、魏欲得秦，必善二人者。一本有兩將收韓、魏，輕儀而伐楚，方城必危。王不如復睢而重儀於韓、魏。儀據楚勢，挾魏重，以與秦爭。魏不合秦。韓韓作王亦不從，則方城無患。

張儀遂惠施於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馮郝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約，是欺儀也。臣爲王弗取也。惠子爲儀者來，而惡王之交於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也。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也。今爲事之故，棄所貴於讎人，臣以爲大王輕矣。且爲事耶？王不如果惠子而納之於宋。而謂張儀曰：『請爲子勿納也。』儀必德王，而惠子窮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爲儀之事，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而納之宋。

五國伐秦，魏欲和，使惠施之楚。楚將入之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爲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聽劉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爲攻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爲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爲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越、粵，北無管，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爲求地甚力。左爽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

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曰。儀之言爲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楚。楚王喜。欲劉果復之。

秦伐宜陽。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侈。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爲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且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侈之知。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獵者張罔。而驅已也。因還走。而冒人至數獵者。知其詐。僞舉罔而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僞舉罔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侈之知。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

唐且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爲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貴諸懷錐刀。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無梟無字。之所以能爲者。以散基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如劉二字。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戰國策

卷十七

楚四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舊患有成。勇者義之。禍福爲多。知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不偏於生。不足目哉。一作載大名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襲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善一作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襲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曰事親。忠臣之所曰事君也。鄭襲知王曰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爲見王。則必揜子鼻。新人見王。因揜其鼻。王謂鄭襲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揜其鼻。何也。鄭襲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襲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以不請立后也。昭魚曰。王不聽。是知困。而交絕於后也。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因請立之。

莊辛謂楚襄王

荀子莊辛謂楚莊王

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

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祿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祿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菟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目俯嚼白粒。仰嚙青樹。鼓翅弄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目共擊爲招。其每擊於樹。夕調乎酸醢。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三同樂無以上十字曾一本云一本有此十字夫雀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於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鰾鯉。仰嚙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矰盧。治其繒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彼礮礮切。以石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振矣。

故晝游乎集一無

江河夕調乎集一無

鼎鼐天黃鵠其小者也

蔡聖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陸乎

巫山飲茹谿流

注續後語欲茹溪之蔬

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宣王繫己以三同無朱絲而見之也蔡聖侯事其小者君主之事同

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輩一無此

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戴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

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阻塞之內而投己乎阻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

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

一本無

執珪而授之爲曾爲上有陽陵君與淮北之地也

齊明說卓滑以伐秦滑不聽也齊明謂卓滑曰明之來也爲楊里疾卜交也明說楚大夫以伐秦昔受明

之說也唯公弗受也臣有辭以報楊里子矣卓滑因重之

或謂黃齊曰人皆以謂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事君乎示之其術一本下有

二字之誤也六

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重不相善也是兩盡也諺曰見君之乘下之見杖起之今也王愛富摯而

公不善也是不臣也

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爲質於齊楚王死薛公歸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

令屈署以新東國爲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遽令屈署

以東國爲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母與齊東國吾與子出兵矣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客說春申君曰。湯曰亳。武王曰鄩。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籍之曰百里。臣竊曰。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爲上卿。續荀子未嘗爲上卿後語作上客當是客又說

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竊人憐王曰。續非子諺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刼弑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

法術以知姦。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縣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竊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弑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竊矣。由此觀之。竊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續亦見荀子賦篇韓詩外傳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

布緯孫作襪與絲不知異分閭姝子奢莫知媒方嫫母求之又甚喜之今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其神無自瘵也

天下合會舍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

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震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聞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至也聞弦音引而高飛故瘡墮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一作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

大息矣汗明懽懽作懽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

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

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時而知臣是君舉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

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

申膝折尾湛附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中一作外遷延負轅不能上策續索隱引戰國策改棘作轅伯樂遭之下車攀而

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

不肖。阨於州部。堀穴三同堀上。窮巷。沈滂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音拔僕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

宜子。恐曾又久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狀。對曰。齊主遣使求臣

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一字進其女

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一字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

如。今君相楚王一字。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即楚王更立。彼亦名貴。其故所親。君又

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一字。以保相印。江東之

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一字而有男。

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盡一字。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

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立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

女弟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續世絕。昔楚考烈王弟

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欲見於春申君。春申君有遠道客。因請歸。春申君

申君貴人也。千里佐吾胡敢託言。女環曰。即不見我。汝求謁於春申君。春申君有遠道客。因請歸。春申君

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因對曰。有女弟。聞之。使使來求之。園才人吏皆聞也。彼必曰。汝女弟何能

對曰。能鼓音。讀詩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

汝家何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謂之。使來求之。昭申言曰：「何能對以鼓音？」讀詩書，通一經，亦中君曰：「可得見乎？」園曰：「可。」明日，使待於離亭。南園曰：「既歸，皆女弟環曰：『吾於春申君與我同。』夕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園入，環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鼓琴，曲未終，春申君曰：『聞之，皆上質於王，使妾見下質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言。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宮闈，莫有泄者。也。皆謂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用子男。』春申君曰：『公也，何爲而佐乎？』君試念之。春申君曰：『昔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言好女，中相呼，賜嗣者，則王曰：『即召而可之。』烈王大喜，取之。十月，產子男。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相，春申君相，三年，然春申君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諸卿封，春申君於吳，幽王死，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于頃襄王，秦昭王爲使王滅之，越絕書又云：春申君，楚考烈王相也。烈王死，懷王立，封春申君於吳，三年，幽王死，春申君爲王徵假君與春申君，并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爲相國，實有如一卒。』下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政不，即遂南面稱孤，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不治國，有而害王之舅也，不爲兵將，而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本議制斷君命，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爲郎中，君王崩，李園先入，臣請爲君剗其腦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已。』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

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爲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虞卿謂春申君曰。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爲主君慮封者。莫如遠楚。秦孝公封商君。孝公死而後不免殺之。秦惠王封冉子。惠王死而後王奪之。公孫鞅。功臣也。冉子親姻也。然而不免奪死者。封近故也。太公望封於齊。邵公奭封於燕。爲其遠王室矣。今燕之罪大。而趙怒深。故君不如北兵以德趙。踐亂燕以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君曰。所道攻燕。非齊則魏。魏齊新怨楚。楚君雖欲攻燕。將道何哉。對曰。請令魏王可。君曰。何如。對曰。臣請到魏。而使所以信之。迺謂魏王曰。夫楚亦強大矣。天下無敵。乃且攻燕。魏王曰。鄉也。子云天下無敵。今也。子云乃且攻燕者。何也。對曰。今爲馬多力。則有矣。若曰勝千鈞。則不然者。何也。夫千鈞非馬之任也。今謂楚強大。則有矣。若越趙魏而鬪兵於燕。則豈楚之任也。我一作我非楚之任。而楚爲之。是敝楚也。敝楚見強魏也。一本敝楚見強魏也。一作強楚敝楚。其於王孰便也。曾云。此下恐欠。

續藏絕書。隋經籍志稱爲子貢作。今雜記秦漢事。疑後人所贋。不敢盡信。史記戰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之名。止見於此。其畫策終始。信如此。皆出於女環。尤爲異也。至言烈王死後。李園相。春申君。方封於吳。又立其子爲假君。皆與史記國策不合。聊記于此。以廣異聞。

戰國策

卷十八

趙一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不沉者三板。元郗疵和姓。郗已姓。青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韓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四本無勝趙二字。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曰。寇生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

是非反如何也。明日。知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

且將拔矣。夫三

錢劉作二

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爲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爲趙

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趨而出。郗疵謂知伯

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爲。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郗疵知其言之不聽。

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爲

人也。好利而鷙復。

四本只作復。劉作復。

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

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皐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曾錢無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循曾錢皆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蒿苦楚。牆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疲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曆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鹿

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一云果。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着晉陽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之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曰。夜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

天下者。約兩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已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劉改作也于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者何如。對曰。死僂。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以謀趙。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孰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已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以其扞曾本作扞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爲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營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豫劉去字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錢無呼天二字。劉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盡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險妄。故略之耳。今本無此。乃後人所刪。說苑。襄子自置車庫中。水漿不入口三日。以禮豫讓。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彼將知矣。劉無矣字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曾改作室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秦元和姓纂洛陽蘇之後今無問。」

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驚馬，桑輪蓬篚，羸膾負書擔橐，觸

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者曾去者字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

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效順慈愛。非布於萬

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

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曾本非素深。於韓齊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

據以秦爲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存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

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恐天下疑

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

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

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

魏之上黨。則地於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

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

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

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國壤地，著之盤盂，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

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什清，作至分先俞。於趙。此王之明知

也。夫韓事趙，宜正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

韓。危曾作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

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此段與史記文多不同，蓋訛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

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

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

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

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

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

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

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

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唯王才之。趙王喜。召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錢劉作甲。水通糧。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戰三本同作齊。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一本秦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

吾所苦夫鐵鉗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集錢劉臣爲鐵鉗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樗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然者何也。以從爲有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

建信者一作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

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北。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

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心疑者事秦急。秦

魏之構。不待割而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平聲

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

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

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劉改印而多求地。

戰國策

卷十九

趙二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賤劉去賓字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寶。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

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錢劉去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

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

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

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高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錢劉本支秦。

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尺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

也。是故明主外料其一本無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一本無。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錢劉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

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一本無諸侯之

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

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一本改美人巧笑。

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曰。夜務以秦權。恐獨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

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伯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莅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秦攻趙，蘇子爲

一本無爲字

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知者功大而辭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者，然而西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故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伯。明乎輕之爲重者王。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曾改亡作破。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齊威宣。世之賢主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用民。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富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爲齊兵困於殺塞之上十年。攘地秦人。遠迹不服。而齊爲虛戾。夫齊兵之所以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殃也。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馬之慮也。收破齊罷楚。弊魏不可知之趙。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誤。臣以從一不可成也。客有難者。今臣有患於世。夫刑名之家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此臣之所患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一作接。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忘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接之能也。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張儀爲秦連橫。說趙王曰。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大王收率天下以僭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弊邑恐懼。懾伏。繕一作綴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

之內。

三本同無之內字

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

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遠。然而無而字。三本同心忿憤含怒之日久矣。今宣君有微甲鈍兵。軍於澠

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願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

王之所信以爲從者。恃蘇秦之計。熒惑諸侯。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

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魏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

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

師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臯。歐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爲一。以攻趙。破

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切爲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

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

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奔羣臣。寡人年少。奉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爲一從不事秦。非國

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

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王平晝間居。肥義侍坐。曰。王慮世事之變。權甲兵之用。念簡襄之迹。計胡狄之利乎。曾本添王曰。曾本

添曰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錯質務明主之長。臣之論也。是以賢君靜而而字。一本無有道。民使事之。教。勳

有明古先世之功。爲人臣者。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君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業。啓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敵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無盡百姓之勞。而享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有獨知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曾本改矣字 作奈何二字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卽定負遺俗之慮。殆毋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舜舞有苗。而禹袒入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欲以論德而要功也。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知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毆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夫制國有常。而利民爲本。從政有經。而令行爲上。故明德在於論賤。行政在於信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出。曾本 出改功有所止。曾本止 改作出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以輔公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

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病也。卽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使用也。禮者。所以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其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彼三本視髮文身。錯臂左衽。錢劉無錯臂二字。臂錯一作拊而。甌林一作越。後語作臨越。注云。臨亦百越之一名也。州左之民也。黑齒雕題。鯁冠秫縫。曾作鯁冠。秫縫一作鮭冠。黎縲。史記作却冠。林細耳。蓋言女工鍼縲之也。蠡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使一也。是以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又況山谷之便士。孫作乎。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辨。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於求善也。今卿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其叅胡。續云。史備燕三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王兼戎取代。集。劉錢作簡主實晉陽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知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非社稷之神靈。卽鄣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

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間。一作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

臣敢不聽。今再拜。乃賜胡服。趙文進諫曰。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政之經也。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教之道

也。臣無隱忠。君無蔽言。國之祿也。臣雖愚。願竭其忠。王曰。慮無惡擾。忠無過罪。子其言乎。趙文曰。當世輔

俗。古之道也。衣服有常。禮之制也。修法無愆。民之職也。三者先聖之所以教。今君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

古之教。易古之道。故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子言世俗之間。常民溺於習俗。學者沉於所聞。此兩者所以成

官而順政也。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知者作教。而恐者制焉。賢

者議俗。不肖者拘焉。夫制於服之民。不足與論心。拘於俗之衆。不足與致意。故勢與俗化。而禮與變俱。聖

人之道也。承教而動。循法無私。民之職也。知學之人。能與聞遷。達於一無禮之變。能與時化。故爲己者。不

待人制。今者不法古。子其釋之。趙造諫曰。隱忠不竭。姦之屬也。以私誣國。賤劉改賤之類也。犯姦者身死。

賤劉改賤國者族宗。反劉本無此兩者。先聖之明刑。臣下之大罪也。臣雖愚。願盡其忠。無遁其死。王曰。竭

意不諱。忠也。上無蔽言。明也。忠不辟危。明不距人。子其言乎。趙造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

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慮徑而易見也。今王易初。不循俗。胡服不顧世。非所以教

民而成禮也。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

而成禮者也。且循法無過。脩一作禮無邪。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

之循。宓戲、神農、敎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理一作世不必一其一本無道。劉作後世便國不必法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鄆魯無奇錢改奇行也。曾集無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使事之謂敎。進退之謂節，衣服之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爲御者，不盡於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於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王立周紹爲傅，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爲子之時，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知慮爲辨，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忠可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詩云：服難以勇，治亂以知。事之計也。立傅以行，敎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失而累，訪議之行，窮而不憂。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知慮不躁，達於變，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敎而不快，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臣之罪也。傅命僕官，以煩有司，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乃國未通於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

以王子爲子任。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者。明其高。不倍其孤。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無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黃金師比。續云。史記匈奴傳。漢遣王孫。有黃金師比。黃金骨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注引戰國策。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骨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予。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更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一作不用。使辱教。王之惠也。臣敬循一作衣服。以待今日。

王破原陽。以爲騎邑。牛贊進諫曰。國有固籍。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爲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便其用者。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一作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人觀時。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署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陰陽之宜。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俗之不可變。

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城境。封之。名曰無窮之門。所以昭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一作修兵。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吾聞信不棄功。知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不敢聽令乎。集劉至作王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榆中。辟地千里。

戰國策

卷二十

趙三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爲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者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夫吳干之劍。續云荀子注引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匱。薄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毋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罕鐔蒙須頃。曾作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餘二十萬之衆。而爲此鈞罕鐔蒙須頃。曾作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爲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集作三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爲萬國者。分以爲戰國七。能具數十萬之兵。曠日持久數歲。卽君之齊已。齊以二十萬之衆攻荆。五年乃罷。趙以二十萬之衆攻中山。五年乃歸。今者齊韓相方。而國圍攻焉。豈有敢曰。我其以三萬救是

者乎哉。今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君將以此何之？都平君喟然大息曰：「單不至也。」

趙使機郝之秦，請相魏冉。宋突謂機郝曰：「秦不聽。樓緩必怨公。公不若陰辭樓子曰：『請無急秦王。』」秦王見趙之相魏冉之不急也，且不聽公言也。是事而不成，魏冉固德公矣。

齊破燕，趙欲存之。樂毅謂趙王曰：「今無約而攻齊，齊必讎趙。不如請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趙有河北，齊有河東，燕趙必不爭矣。是二國親也。以河東之地強齊，以燕地劉夫以字趙輔之，天下憎之，必皆事王以伐齊。是因天下以破齊也。王曰：「善。」乃以河東易齊，楚魏憎之，令淖滑惠施之趙，請伐齊而存燕。

秦攻趙，藺離石祁援趙，以公子郢爲質於秦，而請內焦應一作黎牛狐之域，以易藺離石祁於趙。趙昔秦不

予焦應一作黎牛狐，秦王怒，令公子繒請地。趙王乃令鄭朱對曰：「夫藺離石祁之地，曠遠於趙，而近於大國，

有先王之明，與先臣之力，故能有之。今寡人不逮，其社稷之不能恤，安能收恤藺離石祁乎？寡人有不令之臣，實爲此事也。非寡人之所敢知。卒倍秦，秦王大怒，令衛胡易伐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秦敗於閼與，反攻魏幾，廉頗救幾，大敗秦師。

富丁欲以趙合齊、魏、樓緩，欲以趙合秦、楚。富丁恐主父之聽樓緩而合秦、楚也，司馬淺爲富丁謂主父曰：「不如以順齊。今我不順齊伐秦，秦楚必合而攻韓、魏。韓、魏告急於齊，齊不欲伐秦，必以趙爲辭，則伐秦者

趙也。韓魏必怨趙。齊之兵不西。韓必聽秦。違齊而親。兵必歸於趙矣。今我順而齊不西。韓魏必絕齊。絕齊則皆事我。且我順齊。齊無而西。日者樓緩坐魏三月。不能散齊魏之交。今我順而齊魏果西。是罷齊敵秦也。趙必爲天下重國。主父曰。我與三國攻秦。是俱敵也。曰。不然。我約三國。而告之秦。以未構中山也。三國欲伐秦之果也。必聽我。欲和我。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可也。我分兵而孤樂中山。中山必亡。我已亡中山。而以餘兵與三國攻秦。是我一舉而兩取地於秦中山也。魏因富丁且合於秦。趙恐。請效地於魏。而聽薛公。效于欽謂李兌曰。趙畏橫之合也。故欲效地於魏。而聽薛公。公不如令主父以地資周最。而請相之於魏。周最以天下辱秦者也。今相魏。魏秦必虛矣。齊魏雖勁。無秦不能傷趙。魏王聽。是輕齊也。秦魏雖勁。無齊不能得趙。此利於趙而便於周最也。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爲入必語從。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爲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矣。

平原君請

劉本請作訓

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

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帥。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

敵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敵。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游於秦。且東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效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秦旣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

作赦。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錢劉去王以其力尙能進。

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敝。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與。則是弃前貴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

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秦一作秦乘趙之敵。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也。劉本去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孫本抹去此十字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爲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闢一卒。不頓一戟。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人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劉添字龍聞之。見平原君曰。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爲相國者。以親故。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爲君計者。不如勿受。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卷甲而趨之。何如。樓

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爲媾。虞卿曰。夫言媾者。以爲不媾者軍必破。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媾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爲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秦一本去知字。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一無成字也。趙卒不得媾。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后許之媾。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蕩。錢劉改作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曾本添字。去。魏王使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召而見之。錢劉作爲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

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

錢劉作請爲紹介之於將軍。

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

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令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仲魯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之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

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錢本添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于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宮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后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官。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而。曾本無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說張相國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颺於清風。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功成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強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強齊。四十餘年。而秦不能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強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爲君不取也。君曰。善。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傳

一作博

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

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固

一作

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

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隨侯之珠。持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國守圉之具。其將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尺帛。且令工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辟。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

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生一作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后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適其鋒。今王憧憧。乃輦建信以與強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椅也。衛靈公近雍疸。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頃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雍疸。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或謂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一作膏之所以事王者。知也。色老而衰。知老而多。以日多之知。而遂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之軸今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膏以事能。重責之。未期年。而膏亡走矣。

苦成常謂建信君曰。天下合從而獨以趙惡秦。何也。魏殺呂遺。而天下交之。今收河間。於一無字。是與殺呂遺何以異。君唯釋虛僞疾。文信猶且知之也。從而有功乎。何患不得收河間。從而無功乎。收河間何益也。

希寫見建信君。建信君曰：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無禮。秦使人來，仕僕官之丞相、爵五大夫。文信侯之於僕也，甚矣其無禮也。希寫曰：臣以爲今世用事者，不如商賈。建信君悖然曰：足下卑用事者而高商賈乎？曰：不然。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昔者文王之拘於牖里，而武王羈於玉門，卒斷紂之頭而縣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今王不能與文信侯相伉以權，而責文信侯少禮，臣竊爲君不取也。

魏魼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秦攻趙，鼓鐸之音聞於北堂。希卑曰：夫秦之攻趙，不宜急如此。此召兵也，必有大臣欲衡者耳。王欲知其人，且日贊羣臣而訪之，先言橫者，則其人也。建信君果先言橫。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戰國策

卷二十一

趙四

爲齊獻書趙王。使臣與復丑。曾無此以五字。曰。臣一見。而能令王坐而天下致名寶。而臣竊恠王之不試見臣。而窮臣也。羣臣必多以臣爲不能者。故王重見臣也。以臣爲不能者。非他。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交有所偏者也。非然。則知不足者也。非然。則欲以天下之重。恐王。而取行於王者也。臣以齊循脩。曾作脩。事王。王能亡燕。能亡韓。魏。能攻秦。能孤秦。臣以爲齊致尊名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尊名於王。臣以齊致地於王。天下孰敢不致地於王。臣以齊爲王求名於燕及韓。魏。孰敢辭之。臣之能也。其前可見已。齊先重王。故天下盡重王。無齊。天下必盡輕王也。秦之彊。以無齊之故。重王。燕魏自以無齊。故重王。今王無齊。獨安得無重天下。故勸王無齊者。非知不足也。則不忠者也。非然。則欲用王之兵。成其私者也。非然。則欲輕王以天下之重。取行於王者也。非然。則位尊而能卑者也。願王之熟慮無齊之利害也。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繫之。齊乃排收。一作收。趙以伐宋。秦王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皐。而陰構講。曾作講。字。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魏王不說。之。齊謂齊王曰。臣爲足下謂

魏王曰。三晉皆有秦患。今之攻秦也。爲趙也。五國伐趙。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臯。而陰鬻之於秦。已講。則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葛薛。以爲趙蔽。而趙無爲王行也。今又以何陽姑密封其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人比然而後如賢。不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爲王之故。虛國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爲王先被矢石也。得二都。割河東。盡効之於王。自是之後。秦攻魏。齊甲未嘗不歲至於王之境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劉眠一作眠處於趙劉楚一作楚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爲相。善韓徐以爲上交。尊虞商以爲大作劉一客。王固可以反疑齊乎。於魏王聽此言也。甚詘。其欲事王也。甚循曾循一作循其怨於趙。臣願王之曰。聞魏而無庸見惡也。臣請爲王推其怨於趙。願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皆且無敢與趙治。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爲王高矣。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以趙劫韓。魏使臣一作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眠也甘之。則天下皆偪秦以事王。而不敢相私也。交定。然後王擇焉。

齊將攻宋。而秦楚一作陰

禁之。齊因欲與趙。趙不聽。齊乃令公孫衍說李兌。以攻宋而定封焉。李兌乃謂齊

士曰臣之所以堅三晉以攻秦者。非以爲齊得利。秦之毀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爲王下親其上而守堅。臣是以欲足下之速歸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諸善太子者皆有死心。若復攻之。其國必有亂。而太子在外。此亦舉宋之時也。臣爲足下使公孫衍說奉陽君曰。君之身老矣。封不可不早定也。爲君慮。封莫若於宋。他國莫可。夫秦人貪韓魏。危燕楚。辟中山之地薄。莫如於陰。失今之時。不可復得已。宋之罪重。齊之怒深。殘亂宋。得大齊。定身封。此百代之一時也。以奉陽君甚食之。唯曾作得大封。齊無大異。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縣陰以甘之。循有燕以臨之。而臣待忠之封。事必大成。臣又願足下有地。効於襄安君以資臣也。足下果殘宋。此兩地之時也。足下何愛焉。若足下不得志於宋。與國何敢望也。足下以此資臣也。臣循燕觀趙。則足下擊潰而決天下矣。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皐。趙欲搆於秦。楚與魏韓將應之。秦弗欲。蘇代謂齊王曰。臣以爲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曰。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搆。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搆。秦雖有變。則君無患矣。若不得已而必搆。則願五國復堅約。願得趙。足下雄飛。與韓氏大吏東免。齊王必無召眠也。使臣守約。若與有倍約者。以四國攻之。無倍約者。而秦侵約。五國復堅而賓之。今韓魏與齊相疑也。若復不堅曾無字。約而講。臣恐與國之大亂也。齊秦非復合也。必有畸重者矣。後合與畸重者。皆非趙之

利也。且天下散而事秦，是秦制天下也。秦制天下，將何以天下爲？臣願君之蚤計也。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復合衍術，劉作交兩王，王賁韓他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又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疆三親，以據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信秦，秦字得安邑之饒，魏爲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安邑矣，是秦之一舉也。一本無上六字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秦因收楚而攻魏，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高，伐魏絕韓，包二周，卽趙自消燼，劉本無燼字矣。國燥，一作於秦，兵分，一作於齊，非趙之利也。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曹屈，而兵東分於齊，秦按兵攻魏，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按救魏，是以攻齊之已弊，救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國，在謀之中，而君有又，劉作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事，一作秦按爲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何暇言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知，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爲書而厚寄卿。」樓緩曰：「王不聞公子牟夷之於宋乎？非肉不食，文張善宋，惡公子牟夷，寅然。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虞卿請罪。

一作

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

曾作

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

「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座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口之都，請殺范座於魏。范座死，則從事可移於趙。」

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座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曾劉執范座，而未殺也。范座獻書魏王，

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座之身。夫殺無罪范座，座劉無下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

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主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

死人市，若以生人市，使一本無也。又遣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

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座。座雖不肖，故魏之免相，劉作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內無用臣，外

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座之後，強秦襲趙之欲，劉作倍趙之割，則君將何

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還言之王而出之。

燕封宋人榮益爲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令盧高、唐平、原陵一本無地城邑市五十七。

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令。一本無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今君以此與齊。

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也。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爲上谷守。燕之退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爲將。劉本添乎。平原君曰。將軍

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以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其於奢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盃。使安平君知。又不肯與燕人戰。此

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曾劉兩作然者。有一也。使安平君知。則奚以趙之強爲。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剝敝。府庫倉廩。虛兩國

交。以曾劉交倣之。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夏軍也。縣釜而炊。得三城也。城大無過。能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三國攻秦。趙攻中山。取扶柳。五年。以擅呼施齊人戎郭宋突。謂仇郝曰。不如盡歸中山之新塋。續云。新唐史集韻皆

趙使趙莊合從。欲伐齊。齊請效地。趙因賤趙莊。齊明爲劉本無爲字。謂趙王曰。齊畏從人。劉本無字。之合也。故效

地。今聞趙莊賤張勲。劉勲作漢貴。齊必不效地矣。趙王曰：「善。」乃召趙莊。劉莊作庄。而貴之。

翟章從梁來，甚善趙王。趙王三延之以相。翟章辭不受。田駟謂國柱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客若死，則王

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敝。卿因以德建信君矣。」

馮忌。一本作忌。曾無此法。

爲廬陵君謂趙王曰：「王之逐廬陵君，爲燕也。」王曰：「吾所以重者，無燕秦也。」對曰：「秦三以

實卿爲言，而王不逐也。今燕一以廬陵君爲言，而王逐之，是王輕強秦而重弱燕也。」王曰：「吾非爲燕也。吾

固將逐之。然則王逐廬陵君，又不爲燕也。行逐愛弟，又兼無燕。秦臣竊爲大王不取也。」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免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

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

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

陰，移而授天下傳。劉去傳字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

而三公不得也。趙王曰：「甚善。」馮忌曰：「一本無此以上五字。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

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王何

買馬而善？何補於國？」王曰：「無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王曰：「無危於國。」對曰：「然則買馬善而若惡，皆無

危補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爲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劉作法。曾作郭偃之淫。有所謂桑柔。曾作柔。雍者。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柔雍者。劉作柔雍。便辟左右之近者。及夫人優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乎內。則大臣爲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續云。東坡本日。月影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往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爲之奈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辨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親。本無字。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歡。若使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西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今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使使。劉本無字。之便於體。膳啗使使。劉本無字。之嫌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

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其弊而厚遇之。

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以友反。

劉作

之。舉茅爲姚賈謂趙王曰。賈也。王之忠臣也。韓魏欲得之。故友反。

劉作

之。

將使王逐之。而已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韓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賢。而

折韓魏招之。

劉點此二字曾作之招

魏敗楚於陘山。禽唐明。楚王懼。令昭應奉太子以委和於薛公。主父欲敗之。乃結秦連楚楚。

曾去

宋之交。令

仇郝相宋。樓緩相秦。楚王禽趙。宋魏之和卒敗。

秦召春平侯。因留之。世鈞爲之謂請。

一作

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

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

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於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髡

一本無言字

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無

字。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目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一本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耆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宮味一作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劉作而泣之甚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曾作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王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

馬尙。後三月。王翦因急擊。大破趙。殺趙軍。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君。

集賢院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五

戰國策

卷二十二

魏一

知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知伯必憊，憊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知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氏，而獨以吾國爲知氏質乎？」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知伯大說，因索蔡、皋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知氏遂亡。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以講於已也，皆朝魏。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觀語後云：後語作堵。師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一本無此三字。食之，其且一作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西門豹爲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夫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楊人之醜者。曾劉無者字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無曾作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豈不亦信固哉？王鍾錯一作侍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

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

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一本無不足保也。是一本無字。伯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

右有一本無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

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廬曾作率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

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也。劉本

添也

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迎郊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

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撓揀而

一本無

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壑之險阻。決利害之備。

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已

一作

寧譽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何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

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已

一作

寧譽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強敵矣。又

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

曰。聖人無積。

蓋旣作

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卽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

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

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劉作出奔

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

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塋。南有鴻溝陳汝。南有許鄴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黃。棗。

海鹽無跡曾作海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曾去燕字酸棗塋方千里塋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作田舍

廡廡曾無所藹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

不下於楚然橫人謀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

無過此者曾集劉無此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

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媿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此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

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

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曾劉無騎五千疋曾劉無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辟臣之說而

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劉作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

人臣制其主之塋以求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

以求割塋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縣縣不絕縵縵柰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

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

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塋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

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塋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劉作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曾作點燕曾作點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言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遊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曾劉無愚字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魏以董慶爲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盱夷劉作千夷爲董慶謂田

嬰曰。楚攻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爲將內之於齊。而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必危矣。不如貴舍。一作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蘇秦拘於魏。欲走而之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與蘇秦也。今秦見齊魏之不合也。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秦。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宋廣矣。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廷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爲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王許之。卽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又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

令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張儀惡陳軫於魏。士曰。軫善事楚。爲求壤塋也。甚力之。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儀之言。爲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王。

張儀欲窮陳軫。會魏王召而相之。來將悟曾作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

鄭彊出秦曰。應爲知曾作之。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

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果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爲亦聞老妾事其主婦者乎。

子長色衰。重家一本作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納張儀。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案兵。人多爲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

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况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爲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而郡臣之知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知術也。又非皆同也。是有其半塞也。所謂劫主者。失其半者也。

張子劉去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

患。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矣。張子曰。然則柰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敵。不足以應秦。此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使儀之計當於入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王曰。善。乃遽解攻於魏。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將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以已一作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

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楚。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矣。如此。

則魏必圖秦。而秦必伐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信。一作便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秦相魏。

楚計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燕以下楚。楚趙必聽之。

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趙而樹怨而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

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恃者。新親也。而道塗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也。劉連上會

題。

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於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尙遇秦信韓。廣魏救趙。尺楚人遽於草下。伐齊之事遂敗。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齊楚戰勝。敗一本無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秦敗東周。與魏戰於伊闕。殺犀武。魏令公孫衍乘勝而留於境。請卑辭割堊以講於秦。爲竇屢謂魏王曰。臣不知衍之所以聽於秦之少多。然而臣能半衍之割。而令秦講於王。王曰。奈何。對曰。王不若與竇屢關內侯。而令趙王重其行。而厚奉之。因陽言曰。聞周魏令竇屢以割魏於奉陽君。而聽秦矣。夫周君竇屢奉陽君之與穰侯。實首之仇也。今行和者。竇屢也。制割者。奉陽君也。太后恐其不因穰侯也。而欲敗之。必以少割請合於王。而和於東周與魏也。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敗之。王爲約車載孫作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曰。先以車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三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謀三國也。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孫寡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不相信齊王之遇。遇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曰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繻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王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一作道。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